

本期要目

談「意識流」小說 莊重

三封信 楊思堪

潮起潮落 魯莽

義務媒人 姚拓

病 黃戈二

爐邊 陸林

心事 吳玉音

捕魚記 村生

荒原 艾畧特

歸來 馬漢

一九六一年六月出版 每冊定價三角

編者的话

這一期，我們特地邀請莊重先生撰寫一篇專文，給大家介紹意識流小說；意識流小說是最近數十年來極為流行的一種文學體裁，它不僅是流行，而且，還有繼續發展的趨勢，它可說是近代文學的一大巨流。可是，說來慚愧，東方的讀者對它是陌生又陌生。「談意識流小說」雖然不長，但它很具體的把意識流小說的型態介紹給我們，並且，還簡略的評介了一些著名的意識流小說家的風格和作品。希望讀者都能細心去閱讀這篇文章。為了使讀者能對意識流小說作進一步的瞭解，本刊已邀約林音先生，在下期給我們談談伍爾芙夫人的寫作技巧，同時還函請一位對西洋文學很有研究的女作家翻譯伍爾芙夫人的短篇，希望能趕得及在下期一併刊出。

自從本刊提出今後將努力培植年青有為的作者後，各地作者響應極為熱烈，每日來稿如雪片飛來。對於這些來稿，我們都很謹慎的處理。最近，我們發覺大家對本刊培植年青作者的意義略有誤會，我們收到的來稿，作者很多都在信上寫着：「我是一個年青的作者，希望你們遵守諾言，好好的培植我，將這篇附上的拙作儘速刊出。」前天，我們還收到一個作者的來信，他爲了收到兩次退稿，大發雷霆，他說：「你們不是要培植新作者的嗎？爲什麼我寄上三篇稿子，只錄用了一篇？」編者除了以書面向他們解釋外，覺得實有必要在這裡作一次公開的說明。本刊培植年青的作者是以不影響本刊一向的水準爲原則。假如來稿稍差，我們願代爲潤飾，使其符合本刊水準；但來稿若太差，我們只好去函鼓勵和提供一些意見，並將原作奉還了。如果，本刊是「逢稿必登」的話，各位試想想看，你們還會敬愛本刊的嗎？記得不久之前，本刊有一期以絕大多數篇幅刊登年青作者的作品，不但許多讀者來信抗議，而且，許多年青作者也表示不滿，他們說：「蕉風如繼續以大量篇幅刊載不太成熟的作品，我們不但沒有興趣閱讀它，而且，也沒有興趣送作品來發表了。」他們的話雖有偏見，但相當有意義。我們在這裡，向青年作者提出熱切的請求：爲了愛護本刊，請將你們自己認爲滿意的作品寄來！

目錄

| | | |
|--------------|---------|--|
| 編者的話 | (封面內頁) | |
| 談「意識流」小說(論文) | 莊重(3) | |
| 三封信(小說) | 楊思謐(5) | |
| 潮起潮落(散文) | 魯莽(7) | |
| 義務媒人(小說) | 姚拓(9) | |
| 靜靜的夜(詩) | 陳慧樺(12) | |
| 暮雨(詩) | 小蜂(12) | |
| 病(小說) | 黃戈二(13) | |
| 爐邊(小說) | 陸林(15) | |
| 心事(小說) | 吳玉音(18) | |
| 夜街(散文) | 陳郁(19) | |
| 捕魚記(散文) | 村生(20) | |
| 荒原(詩) | 艾略特(22) | |
| 讓我重歸存在(詩) | 彭邦楨(24) | |

附中篇文叢一冊

| | |
|----|----|
| 歸來 | 馬漢 |
|----|----|

談「意識流」小說

• 莊重 •



在今日的文壇上，「意識流」是一股十分重要的主流，不僅是這一流派的聲勢浩壯、陣容強大，他們還影响了其他的流派，許多現代有名作家或多或少都會浮沉於意識之川流中。所以，要來談「意識流」的作品，我們幾乎要翻閱整個現代文學史。

首先提出「意識流」的是哲學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和亨利·柏格森（Henry Bergson），詹姆士在「心理學原理」的「思想流」一章中，說：「如果要用一個譬喻來說明意識的形態，那麼最確切的莫過於『流』或『川』了。為了方便討論，我們不妨稱它為『思想流』、『意識流』，或『主觀生活流』。」他認為真實仍是存在於人的意識中，而意識是連綿一貫的，並不是由各個獨立的意象組成，它也是不可分割的。以前，小說家和科學家認為人類只有一個自我；其實，這是不正確的，因為，事實上每個人人都有許多界限不清的自我。柏格森認為人類只有在持續的意識的川流中，才能發現真實；他指出科學和邏輯把確定的概念放在川流不停的真實上，硬要把人物加以標誌，使他們的性格明確、思想定型，這是極端錯誤的；如果，小說家站在科學和邏輯的立場上來寫作，那麼他們不但簡化了事實，而且，也歪曲了事實；小說家要想寫出十分真實的小說，必須拋開科學和邏輯的觀念，他們應憑直覺滲進每個人物的心裏，在意識的川流裏浮沉。其實，在詹姆士和柏格森之前，法國的詩人兼小說家杜耶旦（Edouard Dujardin）早就用表現「意識流」的技巧來寫小說了，他的「月桂樹已被砍倒」，一般公認是用「意識流」技巧的第一本小說。

在詹姆士和柏格森倡導「意識流」的學說後，小說家的反應並不熱切，一直到了一九一六年之後，英國的小說家開始趨向於這個新的潮流。喬

治·摩兒（George Moor）第一個運用意識流的技巧來寫小說，嚴格的說，他所表現的並不是真正的意識流，他不過是使主觀和客觀糾葛在一起，激起波動的川流，讀者順着這川流前進，一會兒飄浮於小說中人物的內心，一會兒又飄浮於人物外面的世界。

比較成功的開始運用意識流技巧來寫作的要算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了。在「螺絲釘的轉動」中，他所寫的女家庭教師，以第一稱敘述自己心中的幻想，和她所認識的外界，寫來十分成功。接着，他又運用同一個手法來寫「聖泉」，這篇小說的內容是描述作者到鄉下渡周末，他見到兩對男女，便猜測他們的關係，同時，還偷偷摸摸地跟蹤他們，打聽他們的事，暗窺他們的行動，看看他們究竟是不是和他心中所猜想的完全一樣，後來，其中的一人——布立辛太太洞悉他的行徑，大發肝火，被逼把事實的真相告訴了他。在「寶英頓的戰利品」中，詹姆士運用更好的技巧來表現意識的流動，他以觀察者的意識川流來表現小說中的整個情節，而作者又以第三者的身份把觀察者所得的印象記錄下來；因為經過第三者的來敘述，他能夠將意識之流用藝術的手段加以整理和處理，當然，他也對觀察者的意識川流作了一番取捨的工夫，所以，他是比較客觀的意識流作家。到了「瑪茜所知道的」一書，詹姆士的寫作技巧更為進步；瑪茜是本書的主人翁，但她是一個六、七歲的女孩子，詹姆士選這麼一個對世事不甚瞭解，甚至感到困惑的人物來作觀察者，是十分聰明之舉；因為，凡事透過小孩的意識流，是此較模糊和經濟的，於是，作者便可挺身而出，作了許多十分合宜的說明，使讀者對這小說感到極為親切，同時，也加增了小說的神秘和戲劇性。

追隨詹姆士之後的是康拉德、李察特遜、以及福特。康拉德（Joseph

Conrad) 稱詹姆斯士為偉大的藝術家，繼續進一步的探討人類的內心世界。他創造了一個專門探測良心的角色——瑪麗，瑪麗在他的好幾篇重要的短篇和長篇中出現。瑪麗是多重性格的，他最多疑和好奇，他的情感脆弱，十分敏感，他憤世嫉俗，但又重視道德。康拉德稱瑪麗是「用極為嚴肅的態度去探索人們所不注意的事，同時，查究其發生的原因。」但，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得出，瑪麗所探索到的都是經過數次傳說的閒談，往往是經過歪曲又歪曲了的，和真實大有出入。在康拉德的名作「貴族吉姆」中，我們很清楚的看到，瑪麗往旁人處打聽到有關吉姆的資料，不是被誇張的，就是被歪曲的，如果說「貴族吉姆」是在描述吉姆的故事，我們會覺得極不妥當，因為，從瑪麗那些道行途說的許多片段看來，我們對吉姆的印象很模糊不清，所以，有人說，「貴族吉姆」一書，事實上是寫吉姆的事情，經過那些傳說者的意識的歷程。

師承詹姆斯和康拉德的是陶樂賽·李察特遜 (Dorothy Richardson)。可是，在她剛開始寫作時，發覺運用詹姆斯和康拉德的技巧，很難把她心目中的現實表現出來。於是，她不得不設法創出一種新的表現意識流的技巧。詹姆斯對意識流是加以選擇，使它們適合理解，並且保持一種藝術的標準，但，現在，李察特遜却對意識流毫不選擇的，一一紀錄下來。她認為真實的世界就是一個大混亂，就是許多無法解釋的意識和思想的總和；她要真實的描述這些。她在寫「瑪麗亞姆」時，把瑪麗亞姆的一切思想和意識的川流都紀錄下來，除了她從瑪麗亞姆的一生中取出一些片段，就沒有再作任何的取捨了。寫這樣的意識流小說，單是由在外表看來毫無組織的一連串的意象和心象來維繫整個人物，難免使人物失去了明確的形態和性格，也不免使讀者看來覺得凌亂和瑣屑。還有，李察特遜為了要忠於她所崇奉的理念，她在寫作時，全是集中於記錄人物的思想和意識流動的情形。當她要來描寫瑪麗亞姆的面貌時，她也不用一般作家的描寫方法，她讓瑪麗亞姆坐在鏡前，記述她照鏡時的心理反應，使讀者認識她的面貌。這不但顯得太矯揉造作了，而且，也難表現得好，不管瑪麗亞姆在做甚麼事，李察特遜都是描述她的心靈反應，使讀者獲得印象。自「尖屋頂巡禮」開始，她連續的寫了這樣的小說九部。後來，這十部小說，她合集為「一幅藝術家當作年青人的畫像」中，喬哀思作了驚人的表現。喬哀思以選擇的回憶作為本書的開始，接着，才來表現主角的內部的情緒和理智的川

流。這本書中有許多段極為精彩的描寫，他把外界的情景和主角的意識流打成一片，讀者便對人物有相當的印象，對外界的事物也有相當的印象。喬哀思所寫的人物並不是性格模糊和形象不清，他們是具有自己的特性的。批評家說：「喬哀思所運用的意識流技巧，不是在消溶人物的界限，而是在建立人物的界限！」當我們閱讀他的名著「尤利列斯」時，便覺得批評家的話說得不錯。權威文藝理論家指出，把喬哀思歸入意識流的小說家是不妥當的，因為，他並不是完全運用表現意識流的技巧來寫作，他除了意識流之外，還運用了其他的技巧。這種批評，得到很多人的同意。

現在，我們來談吳爾芙 (Virginia Wolf) 夫人；談現代文學必須要談她，談意識流小說更要提到她。吳爾芙夫人在「現代小說」一文中，會對意識流作得很清楚的說明。她說：「生活並不是排列得整齊、勻稱的一連串鏡片，而是一個光亮奪目的量輪，一個半透明的包袱，把我們的意識澈頭澈尾的裹在裏面。小說家的工作豈不就是把這變化萬端的，無邊無際的精神傳遞給讀者？」——無論它會展露出任何錯亂和複雜的性質，儘量避免插入任何外界的和無關的事物……。讓我們把落入我們心裏的個別思想按照它們出現的次序記錄下來，不管它在表面上是多麼的不連貫和一致，讓我們探討意識流的結構形式，每一個景象和事件都會在意識中留下踪跡。」從這一段話，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吳爾芙夫人衷心信服柏格森的「意識流動和個人直覺的世界」的理論，同時，我們也看出，她是堅決的新方式寫作的短篇，到了「雅各之室」出版後，她的成就引起廣大的注意，在這本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一連串發生的事情，但作者所想引起讀者注意的，並不是這些事情和雅各的關係，而是和雅各的一切感覺的關係。吳爾芙夫人是用寫詩的方式來處理這本小說，主人翁的許多感覺都是藉喻象來表現。主人翁並無任何行動，凡事，他只有感覺上的反應。「赴燈塔」是她的最成功的作品，這本書不像她的其他作品給讀者一種凌亂的感覺，因為燈塔是書中各個人物投寄欲望的同一個點，所以，使他們的思想和意識得到一個有目的之發展方向，也使各種的喻象與每個人的意識一致。「波浪」也是吳爾芙夫人的一本名作，這本書，她是運用節奏和象徵對照的技巧。她用腦中顯現的喻象來表現人物，並以這些喻象與外界的永恆象徵對照；全書便以這個對照來做佈局的基礎。書中人物的每一個時期生活都與海洋上的波浪起伏相呼應，她並以海洋上的種種喻象來暗示每個人物生命上的各階段，最後一句，作者寫着：「波浪在海岸上破裂」，讀者不能推測書中的人物隨着本書的結束也都死亡了。

替我向她致意。此後，你在幸福無窮的生活中，要是還記得我也會熱烈地愛着你，我便非常滿足了。

最後，我懇求你寬恕我，沒有照你意思將你送給我的照片寄還你！現在僅有這張照片伴隨着我，讓我在時時重溫永遠消失的快樂生活。

我想：你會答應讓它留在我的身旁！

我冒昧地請求你，最後一次吻我，像你第一次吻我一樣！（我猜想到你一定拒絕的。倘若真是如此，我求你千萬別輕視我，因為我實在是非常愛你！）

永遠永遠愛你的茹

敏雪——我的安琪兒：

我洗過澡，又佔了香，纔準備寫這封信給你：

提起筆，我是懷着虔誠、崇敬而又惶恐的心情，不知怎樣下筆描述我心中的感情；我唯有禱告上帝，願他賜我力量，使我能如實地表達出我對你的忠誠！

我敢對天賭咒，自從認識了你，三個月又十一天來，我像置身在天國裏。我重新領悟到生命的可貴。換句話說，你使我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氣，使我的生命有了真正存在的價值！

我可以肯定地這樣說：三個月前第一次遇見你，我便覺得你走進了我的生命。不，應該說你是立即掌握了我的生命。而後的幾次交往中；你的一言一語，也都鏤在我的腦海中；你的一顰一笑，都烙在我的心坎上。你在我心目中已成了上帝的偶像，在接受我的崇拜！

不久前，我們閑談中，我纔知道惠如是你中學時代的同學。後來不知道那個嘵舌的，向你說惠如一度跟我過往很密；其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我和她也不過泛泛之交，宛如普通朋友一樣。我恨不得上帝能替我作証；我有生以來，從沒有愛一個人像目前這樣瘋狂地愛着你：即使我愛我的父母，也沒有達到如此狂熱的程度。你是我的神明，你是我的太陽，我願意為你犧牲一切；倘若你要我的生命，也祇要一句話，我便奉獻給你！爲了消除你的疑惑，同時也表示我的衷誠，我已毫不猶豫地決定和惠如斷絕一切關係，並且已得到她的首肯。這可以證明我和她之間並無感情存在。

敏雪，我願重複向你表明：你是我生命的再造者，你是我靈魂的主宰，我對你有狗似的忠心，貓似的溫順；我願永遠供你差遣，爲你經養有一隻看門的大狼狗。另外還有隻哈巴狗。全身雪白的波斯貓，我家也有一隻，足夠我消遣了。

這些話或許會使你的「靈魂激烈」，不過我絕無存心揶揄你的意思，而且和法官「宣判」一樣公正！理由如下：

因爲，每次觸到你明澈如炬的眼睛，我的靈魂都受到激烈的震動，而所有的話語便吶喊難於啓口；因此我祇好訴諸於筆墨。可是，我的這管秃筆，又怎能傳達我的心聲於萬一呢？我千萬分懇切地盼望你讀到這裏時，閉目想像一個站在法庭被告席的囚犯，聆聽最後判決的心情；我如今也就像那樣。你的一句話便決定了我的一生，宛如法官判定是否該褫奪去我的生命一樣。我等待你的答覆，祈求你賜給我福音！

以至誠祝福你！

你的忠誠的僕人元弼鞠躬

第三封

讀完你的來信，我險些把晚餐會寫這種無聊到極點的信！

謝謝你的「好意」；但是對不起得很，我不敢接受你的「偉大愛情」，因爲我不是上帝，更不願做「上帝的偶像」，或靈魂的「主宰」。你有「狗似的忠心，貓似的溫順」，我也不欣賞；因爲我家裏已盡「悱惻纏綿」之能事，但骨子裏有猜錯的話，我真要爲你感到羞耻，因爲一個堂堂男子漢，竟作這樣無恥的打算。

第三、你的這篇滿紙無稽的情話，表面上「冠冕堂皇」，極盡「悱惻纏綿」之能事，但骨子裏有一片荒唐，無賴之極，由此可以想到你的爲人處世態度。

我是個直心腸的人，一向爽坦率。近來常跟你在一起，完全是为了知道你和惠如的關係，以朋友愛人的情誼款待你，沒想到你完全誤會了。此後，我不願再接待你，請你不要再來找我。你已經見到的，我家養有一隻大狼狗。

這些話，你或許會認爲過於酷的，但對於像你這樣的人，非如此休想使你省悟！

我再不需要任何的解釋或說明，不必繼續給我來信，因爲我絕不會拆開它，當然更談不到閱讀它。——

第一、你和惠如已有兩年多交情，聽說她一片癡心對待你，如今

今你和她分隔兩地不及半年，你便「和她之間並無感情存在」，這種男人我實在不敢領教。即使是上帝，我相信他也絕不敢替你作証。因此，誰能保証你將來不會像現在對待惠茹一樣對待我呢？

第二、我知道你很有「進取心」，對自己的前途很有「抱負」。這由你日常談吐間都有心無意地表過，你對我的「忠心」，我揣測一半是由於我家庭的經濟環境，盼望能資助你去英國留學。若使我沒有猜錯的話，我真要爲你感到羞耻，因爲一個堂堂男子漢，竟作這樣無恥的打算。

義務媒人

· 姚拓 ·

五年前，我和太太由香港來到了吉隆坡。因為是初到這裏，不管是什麼轉灣抹角的親戚，盡可能都去拜訪一番。其中有一個我太太的姓金的阿姨，聽說我們是新來的，對我們態度很親切。其實，這個金家阿姨，硬攀起親戚也實在勉強，她只是我太太外祖母的舅家的表姐妹的女兒，和我的岳母只是一面之識，那還是四十年前的事，當時我的岳母還沒有結婚。不過，不管是什麼拉不上的親戚，總比沒有一個親戚好。星期日有空時，我和太太偶而也去她所住的那個名叫增江新村去走一走。

這個金家阿姨大約有五十來歲，說良心話，我對她沒有一點好感。她生就的一副滿是皺紋的黑瘦臉，却塗滿了一條條的白色水米粉，好像戲台上的醜怪媒婆子，又好象沒有開化的印地安的老女人。據說這些白色水米粉塗在臉上可以保持皮膚的青春。可是，像金家阿姨這副比煤炭還黑的皺紋臉，即使能够保持青春，也是令人不敢正視的。再加上她滿嘴的大金牙，看起來非常非常地令人不順眼。可是，你別看她有這一副尊容，她的老伴金家姨丈，却怕她如老鼠見貓。我們一

到她家，只聽見她一個人尖着嗓子喊叫，老頭子只是低着頭一枝一枝地吸他的手捲煙，一句話也不敢答腔。他們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兒子早已結婚，在怡保一家礦場做管工，一年到頭不同家來。他們的女兒——阿英表妹，却長得敦厚老實：圓臉、腰粗、短手、短腿，每次看到我們時總是微笑着不說話。她在一家塑膠廠做女工，每天有三元工資的收入。金家阿姨知道我們是教書的，自不免很羨慕我們不用出氣力的生活，常常對我們說：

「你們給阿英做個媒吧——嫁個教書先生比嫁給木匠一輩子拿鋸子好！」因為會有一個木匠託媒人向她說過親，但被金家阿姨一口拒絕了。她剛提起要我做媒的事情時，我根本就沒有在意；可是，講得多了，耳朵自然要起些反應。這和廣告的效果是同樣性質。

後來，我真的為阿英表妹物色了一位意中人。這個人名叫夏大福，是我們學校下午班小學的一位教師。同事們都叫他「老夏」長「老夏」短，其實，他才二十七八歲吧了。不過，人長得肥甸甸的，個子又不高，是個標準的小肥佬。我想

把阿英表妹介紹給他，并不是因為他們兩個有同樣的五短身材。老夏的臉蛋，說實在話，離漂亮英俊差得很遠，再加上他平時不修邊幅，鬍子經常長長地如針刺一般，滿頭亂髮像是森林邊緣的沒膝荒草。不是具有高等眼光的女孩子，是很難看得上老夏這表人材的。可惜世界上偏偏缺少這樣的女孩子。

老夏的人材雖然不英俊，但他那吃苦節儉的精神，我想除非一百年前來馬來亞開天闢地的華人祖先們，才具有這種精神。

他只有高中畢業的資格，是個臨時教員，月薪金只一百三十六元，除了八元六角的公積金，實得一百二十七元四角正。可是，他做了三年臨時教師，居然在銀行內積存了三千六百元。每個月底領薪後，他就狠起心存進銀行一百元；餘剩的二十七元四角，作為全月的開支。他捨不得在學校內打伙食，午餐、晚餐只吃兩角錢一包的馬來飯。早點向例是開水兩杯。衣服更不用說，反正馬來亞天氣熱，兩件夏威夷衫，兩條黃布褲，就可以穿上一年半載。有一次我到他住的房間參觀，床上一無所有，只有幾本油膩的破書。原

來，他連張稿子都捨不得買，這幾本書就是枕頭

富翁，誰要說像他這樣節儉的人，將來不能做個小富翁。

再說，老夏的脾氣，可以說是標準的好丈夫。三年同事，我從沒有見過他和任何人頂過嘴。在下午班的小學內，他甚麼都教，體育，音樂，英文，華文，算術……樣樣都來。下午班的小學校長，看樣子雖沒有甚麼看重老夏這個教員的意思，但像他這樣唯命是從的人也實在不容易找到。這兩三年，許多個正式教員都捲了行李，只有老夏還在這裏教他的書。

我的阿英表妹，聽說只讀過一年小學，連自己的名字都寫得歪歪斜斜。假如我這個義務媒人介紹成功，雖不能說阿英表妹有點高攀，但配上老夏實在是公道的事情。

有一天，我特地請老夏到我的家內吃了一頓午餐，飯後我轉了幾個圈子，就向他提到了介紹阿英的事。大概他從來就沒有過女朋友，一聽之下，頗有愛寵若驚的感覺，并在言語中透露希望盡快見一見對方。

我是個愛管閒事的人，再者又是受人之託，教書先生呀！」

阿英躲在屋內說甚麼也不肯出來。剛才的談話，她全都聽得一清二白了。

我說：「阿英，婚姻是一輩子大事，你總得捲烟。」

「別再多說了，」金家阿姨說，「你約個時間，請那位夏先生來坐坐吧！」

原來做媒人是如此輕而易舉。假如做媒人能像做經紀抽個十巴仙的傭金，我一定辭去吃粉筆末的生活，專門幹媒人這一行了。

我第一次帶着老夏到金家時，老夏想得十分週到，帶了一兩純金的鍊子，算是送給阿英的見面禮。當時我雖有點不贊成，但一想老夏的誠心，也就沒有阻攔。這一着可真有功效，金家阿姨喜歡得完全不見了眼睛，只看到她的金牙，閃閃地發着亮光。阿英只出來了一次，以後一直到我們離開，她沒有再出來。金家阿姨却問長問短，好像老師教小學生一般，提出了許多問題。除了問老夏的父母真的已死去多年嗎？以前沒有愛過別人嗎？銀行內真的有存款嗎？……後來越問越多，竟問老夏夜晚睡覺咬牙不咬牙？晚上洗腳不洗腳？愛吃手捲煙嗎？……

老夏是個不會講話的人，回答金家阿姨的發問時，只用點頭或搖頭。我在一旁自然要幫助老夏幾句，我對金家阿姨說：「別的不說，我向來就沒見夏先生抽過半枝煙！」

「不抽煙才是好人，不像坐在屋角的死老頭子，一天到晚只顧吹烟。」

幸好她轉了話頭，接着數說了許多金家姨丈的不是。我向老夏使了個眼色，連忙起身告辭。

回來路上，我生怕老夏討厭金家阿姨那張嘴吧。我說：「反正你是想討阿英的——又不是想討會講話的金家阿姨，你說是不是？」

想不到他已經用未來女婿的心情，寬恕了金家阿姨的囉嗦，他連連說：

「沒什麼，沒什麼！是的，是的！」

看樣子，他還恐怕金家看不上他哩！

第二次，我和他一同上會江新村時，他又帶了一大籃上等水果。金家阿姨收過後，連連說着道謝的話。不過，連叫了兩次阿英，她還是不肯出來。我以為阿英心裏不願意這門親事。誰知我偷偷跑到屋門邊向內一望，原來她正坐在緊挨着小廳的牆壁，一邊偷聽廳內的說話，一邊在暗暗

發笑哩！其實，阿英已有二十四歲，按照馬來亞早婚的習俗，和她同年紀的人，說不定已經有五個孩子了。

後來，我和老夏又去了兩三次，有一次沒有帶水果，金家阿姨就稍微顯出一點不高興的顏色。我知道老夏是個老實人，像這樣登門帶禮的拜訪，久了之後說不定要傾家蕩產。既然阿英不反對這門親事，俗話說，趁熱打鐵，乾脆結婚了事。因為我一向認為過了二十五歲的男女，如果不結婚的話，都有點心理不正常。

老夏自然非常同意我的提議，但他說什麼也不敢自告奮勇去見我的金家阿姨。我想，做媒人當然有這個義務。大概是他們第一次見面後的三個星期（比起來，這並不算太快），我就向金家阿姨說：

「阿英實在也不算小了，夏先生又是單獨一個人。不如早結婚好！」

想不到金家阿姨居然沒有什麼大大的阻撓，她說：

「我已請算命先生算過他們的八字了。今年是牛年，百事大吉。不過，要先訂婚。嫁女兒哪能不訂婚？」

我把這消息告訴了老夏，他躊躇了半天沒有講話。其實，訂婚至少得花去五六百元，什麼送禮，戒指，宴席。再加上第一次的金鍊，好幾籃的水果，老夏的存款說不定要減去三分之一。

可是，金家阿姨撇着大金牙，非要先訂婚不可。沒辦法折衷，只好先舉行了訂婚的儀式。我說破了嘴唇，只請了兩桌酒。過後，金家阿姨一氣，驚訝着不知道說什麼好。

訂了婚，接着自然是結婚的問題。我剛向金家試探口氣，金家阿姨竟一口提出先交「禮金」一千五百元。使得我這位義務媒人倒抽了一口冷氣，驚訝着不知道說什麼好。

「有什麼大驚小怪——人家養女兒是白養的

我們只打算去一部車子。這部車子還是向校長借來的。

我說：「你們金家連怡保的阿哥在內，才不過五口人，要九部汽車做甚麼？」

「爲甚麼要九部，」未來老岳母瞪着死魚眼：

「這是喜數呀！你們讀書人真是白讀了書。九就是喜數，非九部不可！」

看樣子，她如果不設法多花她未來女婿的一點錢，她準會得神經病似地，堅持着非「九部汽車」的條件。最後，還是老夏投了降。我還有甚麼話說。

幸好，金家阿姨沒有提起新房佈置的問題，也沒要求做多少套衣服被毯。使得我和老夏放下了一顆驚跳的心。不過，結婚的請酒費用，却一定「要男家負擔，我實在氣不過，大聲地問她：「那麼女方的收禮呢？」

「當然歸女方呀，」未來老岳母理直氣壯，

「我做媽媽的難道不做嫁妝嗎？」

老夏是個吃虧慣了的人，聽了之後，也就只好默默承認。我唯一的祈求，只希望結婚那天的酒席，最好不要超過二十桌人。

可是，請酒那一晚，整整坐滿了四十桌。我陪着老夏和新娘剛到這個酒家時，以爲那些桌子有一半是別家請酒用的，誰知全是「夏金」家的宴席。奇怪地是，有兩個我班上的學生也來吃酒。我問他們：

「你們是男家的客人，還是女家的客人！」

「女家的，」一個學生說，「我們是金家隔一道街的鄰人！」

另一個學生說，「我簡直不認識誰是新娘。我們本不打算來的，可是金家老太太非要我們來不可。只好來了！老師，我們明天就要放試了，是不是？」

每張桌子都坐滿了人，熱鬧真够稱得上熱鬧。老夏是從中國來的，既無父母，又無親戚。男方的客人，只是幾個學校的同事，總共還不到兩

桌。其餘三十八桌全是女方的客人。

金家老岳母喜歡得看不見眼睛，看不見鼻頭臉上，只看見一張撇開着的大嘴，掛在滿是皺紋的黃

下閃閃發光。她大概覺得能够約到這麼多的親友，實在是她平生最驕傲最光榮的事情。假如這時

時候忽然讓她死去，她也心甘情願。如果鷄子狗也能說話做「客人」的話，她準會爬進雞籠狗窩，去邀請牠們來參加她女兒的結婚筵席的。

這一夜，可以說是我生平以來最驚慌，最着急，最懊悔，而又最丟臉的一晚。請想想，四十

桌酒，起碼得三千五百元。可是，我身上只帶了一千五百元。另外是先付酒家五百元的定錢。總而言之，尙差一千五百元沒有着落。老夏也想得

到這個難關，只見他連連用他的小肥手，揩着如小河的汗珠，不斷地用眼睛望着我，看樣子這個

新郎第一天就要哭了。

看到老夏這個可憐的樣子，使我忽然想起「雙城記」內的故事，人家爲了朋友的幸福，居然可以走上斷頭台。我爲老夏就不能坐兩天牢嗎？反正別無好法可想，就這麼決定吧。誰讓我來作

這個義務媒人呢！老夏走過來輕聲地問我，有沒有方法渡過這一關。我勉強裝起笑臉要他放心入洞房好了，凡事有我來擔當。

最後，酒終人散。

我的太太是個最不愛管閒事的人。等到我和這個酒家的經理吵起架的時候，她才知道了是怎麼一回事。經她一再和那個經理說項，答應三天內把下欠的一千四百元交來。才算沒有讓我吃了官司。不然，當晚警察就把我抓走了。

當然，老夏哪有餘錢來還這一笔酒家的欠款。是我的太太全部典賣了她的首飾，用去了她的所有積蓄。這是她多少年來在買菜時五分一角節省下來的。

有了這個慘痛的經驗，即使我的親兄弟，我也不打算再爲他作媒了。

老夏呢，如今住在一家亞答屋內，夫妻們連小菜都捨不得吃，比起結婚前還要節省，不然銀行就會控告他，說不定連書也教不成！我替他算了算，由認識到結婚，一共花了七千二百多元。是一座大房子的一半價錢啊！

靜靜的夜

• 陳慧樺 •

暮雨
• 小峰 •

以及自然寧靜的美景，
豈不攢破記憶、罪過重重？

幾响清淡的雷聲，
是雨來的音訊，

三月的鄉村，
有紛飛的暮雨。

倦了，歸鳥掠過樹梢，
雨中有農人匆匆的行腳，

三月的暮雨呵，
又撩起我如風的思潮。

靜靜的夜在小鎮，
望路旁的煤油街燈，

在濃霞迷濛中發光。

微風拂掀起竹葉喋喋，
我們輕輕在街道上走過，

沒有霓虹吐媚也沒音樂，
只是那疏坑河流水琮琮，

我們本想引吭高歌，
怕又驚醒樹緣邊的甜夢。

病

• 二戈黃 •

許小姐不見了一套西裝裙子，本來是一件極微小的事，可是因為這幾天來，她的身體總是有點不大舒服似的；每天早上，連起身也有點懶意，頭暈，腰痠，作嘔，找醫生又說沒病，所以面對這種情形，她真是坐立不安，總以為這事與被偷去的東西有關係。

維萊看他藥石無靈，於是提議到馬來甘榜去找女巫師。

下課後，她們就約我一起到女巫師的家去，我因為從來未見過有這樣離奇古怪的事在教育界發生，所以對她們的邀請便就毫不猶豫地接受下來。

女巫師的家是在椰林裏，四周圍種滿了大紅大綠的花卉，屋簷下還掛着許多用椰皮當花盆的蕨類植物；室內暗沉沉，「甘文煙」的氣味充滿屋子，倒有幾分虛無飄渺的感覺。

許小姐慢慢地將撲克牌的一部分拿開，那女巫師將牌子一張一張的攤擺在桌面上，隨即搖搖頭說：「有人拿了你的衣服去做『貢頭』，看情勢相當嚴重。」她很鄭重的說着，然後抽出四張黑牌子，企圖證明她的話全有根據，可是却沒有人看得懂。

「你知道是誰拿嗎？」維萊問。

「當然知道，是一個身材高瘦，臉孔短圓的男人，花錢使用一個小女孩替他拿的。」

「這女孩子有多大？」維萊：

「那男人要它幹嗎？」

「這小女孩大約十三四歲，她拿去給那個男子，因為他愛你，可是又恐怕得不到，於是偷了你的衣服，請巫師攝取你的靈魂，引他上他的當。」

我望着許小姐，只見她勉強地對着我苦笑。

「你的衣服是濕的，當你發覺它被偷時，心裏就開始感到煩悶，你好像患了病一樣，每天早上，總是懶洋洋的不想起床，夜裏有許多怪夢。」

許小姐點着頭，表示她沒說錯。

「幸虧你發現得快，若連內衣也被偷去了，那時你的遭遇將更慘重了。」巫師又指着撲克牌。

「這人住在那裏？」許很緊張。

「他住在你的附近，時常窺視着你的動靜。唉！真危險，你若被他拿到頭髮，那時，你的頭就會抬不起來了。」她抽了一口烟：「現

「在可危險了，你若不想法擺脫魔掌，將要後悔不及了！」

「怎樣解脫呢？」許小姐托着下巴。

「很簡單，只要交十八塊五分，我就可給你一張避邪符和一個瞷過咒的護身牌，只要你在最近的期間，不看人家的喪事、喜事，可包你平安無事。」她暫時沉默，眼睛連眨也不眨地在靜思。

「現在你得想一想，若端阿拉多隆你，你就可收回你的衣服，而且身體健康。」女巫師接着說。

「你可担保嗎？」許小姐問。

「我可担保你從現在到結婚生子平安無事。你如果相信，可先繳一半的錢，到明天再交清。」

「黃先生，你認為好不好給他？」

女巫看着我們在開小組會議，很不耐煩：「你要就快點，不然情勢重了，我是不敢負責的。」

我也像小姐一樣的三心兩意，但是病是患在她的身上，我怎可多說話呢！

「我先給這一點，其餘的明天再給。」許小姐掏着腰包，拿了十塊給她；這是她教兩天書的代價，要是我將要感到可惜。

「你叫做甚麼名，母親叫甚麼名，住 在那裡？」許小姐一一照答，女巫師迅速地記錄起來。

「維萊，請你問她明天幾點鐘

再來？」

維萊問了女巫師之後，即轉告

許小姐：「下午三點至四點間。」

女巫把撲克牌放回原處，送我們走出大門口。鄰近的居民，看見我們這幾個年青人，從女巫師的屋子裏出來，都投以驚奇的目光。

第二天，我們仍然去找女巫師。屋子裏的甘文煙仍然在冒着濃郁的味兒。我們正想坐下，可是女巫已喚許小姐到後院裏去，她捧着一小碟的甘文煙，一手拿着菸葉，在點上蠟燭，使蠟油一滴一滴的往盆裏注。她命許小姐注視水盆，只見盆中呈現許多梅花似的蠟蹟，她感到驚奇而又佩服巫師的神通廣大。

「看！」女巫師指着盆水：「你的家庭多複雜，多紊亂，你看，這個女人對待你多麼好，像隻善良的麋鹿，可是心地却像魔鬼。」「哦！」許小姐注視着盆水，可是甚麼影兒也沒有，只有一點點的蠟淚。

「跟我來！」女巫師拿了一條白色沙龍給許小姐：「你到沖涼房去沐浴，水已喚過咒了。」我看見許小姐似乎有點畏懼，木雞似的站着。

「哼！怕甚麼！喂！你陪他進

去好嗎？」她喚我離開，一面叫維萊陪許小姐沐浴。

女巫師的浴室也和其他的馬來

人一樣，除四壁而外，仰起頭可望見青天。許小姐初次在這種浴池裏沖涼，當然會有點害羞的；幸虧維萊在旁邊，她才放大膽子穿上白紗龍，冲那女巫師給她預備的水。浴盆裏浮起幾片柚葉，據說可以洗淨一切邪靈。她將它淋在身上，白色的白沙龍濕透了，浹在身上，像一隻落湯雞。維萊瞧着她，也撲嗤地笑了出來。

「許，冷嗎？」

「冷極了！」

「快點沖，不要着涼了。」

他帶着濕漉漉的身體，走進廳堂，望着我似乎有點兒尷尬的低着頭；我就假裝看不見。

她害羞地進入女巫的臥室，換上花裙子。女巫再拿甘文煙在她臉上薰着：「今天晚上，你在端阿拉的好，」許小姐好像服從命令似的。

「可是，你不必怕他再來陷害人，他是私會黨徒，現在正騎着腳踏車經過你的宿舍。」女巫又指着東西：「我把這紅粉送給你，只要早晚把它擦在臉上再將這香水抹嘴唇上，」又從布袋裏摸出一枝香水：「你再掛上我的護身符，包你平安無事。」

許小姐接了這些法寶後，心滿意足地把另一半錢統統交清。「德你媽加西。」女巫師帶笑

地將錢收下，滿口的牙齒染紅了檳榔乾葉的顏色，好像是一張吸血鬼的口。

我們走出大門，她還是裂着紅口說：「德你媽加西。」我的馬來文雖是「有限公司」的，可還懂得她在道謝，要不然我將誤會她又在唸咒了。

我們都在猜測這樣的一個問題：那請邪術師去施法迷惑許小姐是誰？

「在村子裏，除了阿模、黑天汗牛，武雅老等人會來過找許小姐之外，並無別的人。」維萊先開口。

「在黑天結了婚，武雅老是個無業流氓，前者不會這樣做，後者又沒錢請施邪術。我想他們都不是。」許這樣推測。

「那麼是汗牛和阿模了？」維萊很驚奇。

「可能，汗牛和阿模的身材正如女巫師所說，據說又是私會黨的黨棍，我很懷疑就是他們。」

女孩子們最會猜疑，尤其是猜測他們的朋友。「單靠這幾點理由，我認為並不可能斷定誰是做『貢頭』的人。」我很不客氣的說。

此後，許小姐仍然是無精打采地教書。在我們的教員宿舍裏，她是飯量最小的一個，每餐總是像餵雞似的一撮兒。

十八元廿五分總算是去孝敬女巫師了，為甚麼還是這個老樣兒？甚麼怪病？唉，真氣煞人哩！

大約過了一個多月，許小姐突

然宣佈要結婚了。新郎和我同姓，是一個美術教員，看在同道的情面上，這場婚禮還要我參加了。

在酒席上，我也乾了幾杯，頓時好像是靈感到來：過一個月就要放假了，而又帶着病，為甚麼要在這時候才結婚呢？我真想佯裝問同席的；因為那時我還不上二十歲書，對於女孩子們的問題，雖有莫名其妙，只見那不男不女的女巫師，仍然在江沙市上活躍。

我在C校教了六個多月，有一天聽說許小姐生了個小寶寶。趁着小孩滿月的那天，我特地去向她道賀。那臥在搖籃裏的嬰兒以黑亮的眼睛看着我，的確是有趣的。

「這小生命來得這麼早。」我心裏偷偷地想。

「黃先生，吃紅雞蛋吧！」許小姐精神奕奕，笑容可掬的把它擺在我面前。我揭開紅蛋殼，黃先生緊握着我的手：「年青的作家，關於許和我的事，外人都說結婚還不上十個月，就……」他沒把話說清楚就接着：「希望你不要把它當做文章的題材。」

「放心，我不是小報的無聊記者。」臨走前，她抱着嬰兒，站在門口，在小紅臉上給予一個慈祥的吻，瞥見那小生命，想起早在六個多月，在女人們的面前做了一個大傻瓜，臉也紅了。

爐邊

邊

陸林

天黑了，陣陣的寒風開始夾着雨絲，飄打過整個高原。

我站在酒店的走廊上，望着霏霏的細雨，望着前面被風吹得顫動的常春藤，祈願細雨能停歇下來，好讓我出去領略高原上的夜的情調。雨，續續下着，而且，愈下愈大；那一陣陣低掠過的寒風，吹得我全身發顫。我只好放棄外出的意圖，轉身走進大客廳。

客廳裏十分暖和，我貪婪地吸了一大口熱氣，全身都溫和起來。

中間的壁爐，木塊在「辟辟」作響，發出熊熊的火光；壁爐前，一隻沙發擺成弧形，其中一隻是空的，我毫不猶豫地走過去，佔住那坐位。坐定了，我看著身旁的人：左邊的第一個是穿黑袍的神甫，他的膝蓋放着一本經書，目光正專注在書上；第二個是肥胖的白種人，他輕輕地閉著雙眼，似乎在養神，也似乎在淺睡；第三個是四十開歲的瘦子，他是馬來人，精神奕奕，雙眼炯炯發光，不時轉來轉去，望著左右的人；在我的右旁是個大學生模樣的印度青年，他的膝蓋上放着一本英文詩集，但是，他的精神並不集中在書上，他常常抬起頭來，望著壁爐的火光。我發覺左手臂被人碰了兩下。我轉過頭來，

目光正和隔鄰的瘦子打個對着，他取出了煙斗；輕輕一笑，說：「我是齊魯丁，外科醫生；先生，你呢？」

我把我的姓名和職業都告訴了他。

他伸出手來，和我緊握着。「哦，雖然我沒有讀過你的作品，不過能够認識一個作家，對我來說是很感光榮的。」

右旁那個大學生，馬上搭訕着：「我是吉南星，正在大學唸文科，希望將來能做個作家。」我們三個人開始交談了。我們很自然的談論目前文壇上的一些情形。

齊魯丁忽然感慨地說：「我是個文藝愛好者

，但，我只看古典文學，對現代作品，却不大欣

賞，總覺得它們是不够動人的。」

「現代是個重物質的社會，」吉南星插嘴說

：「作家是很難找到像古代那麼動人的題材。」

幾下乾咳聲，打斷了我們的談話，我們都吃驚地看著坐在最左角的神甫，他合上了經書，抬起头來，又乾咳了兩聲，用很重的美國口音英語說：「年青的朋友，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吉南星有些窘了，他聳一聳肩，不知道如何

是好。

「神甫，」齊魯丁挺身而出，為他解圍。」

你是生活在聖潔的教堂中；屬世的事，你難於瞭

解。」「各位，我是來自塵俗；我熟識塵俗的一切。」神甫的態度很莊重。

「好的，好的，神甫。」我開口說：「你剛

才反對吉南星的看法，你能不能舉出一些具體的

事實來支持自己？」

「當然可以。」神甫毫不猶豫地說，他把椅

子往前拉了一下。「假如你們有興趣的話，我願

意講一段故事，給大家聽聽。」

我們正覺得無聊，當然，願意聽一聽他的故

事。於是，神甫臉上露出愉快的微笑，開始講他

的故事。

二
我的家在西雅圖，那是一個大都市，以前，是前往阿拉斯加淘金的人必經的地方，同時，也是在阿拉斯加發了達的人，回國的第一個站。

三十多年前，我還在家鄉，那時，西雅圖雖然已相當繁榮，但，市面上沒有宏偉的建築物，市政管理也很差，每天幾乎都有槍殺案發生。許多人的身上都佩戴一支手槍，用來自衛，也用來殺人。

有一天，市面上起了一陣騷動，因為，有一個名做大衛的青年揚言要殺害一個當日搭輪從阿拉斯加抵達的辛姆遜。

年紀很輕的大衛，只有十八歲，他是在天主教教堂裡做打雜的工作。教堂的主持神甫勸告他：「大衛，你是教友，應該遵守十誡，天主命令我們不可殺人，為甚麼你要違反他的意志？」

「神甫，你不瞭解我的苦衷……」大衛想為自己辯護。

但，主持神甫却不讓他說下去。「大衛，你不可為自己的罪行申辯！乘你未造成大錯前，趕緊回頭。地獄的火是熾熱的，我不願意你去那兒，會受痛苦。」

「神甫，難道你忘了辛姆遜是我的仇人？」

大衛憤慨地叫着：「我的父親是被他殺死的！」

「那是十年前的事！事情早就過去了，而且法院也判辛姆遜無罪。唉！孩子，你何必再提起這件事呢！」

「神甫，你當然可以不提起這件事，可是，我不能因為我是我父親的兒子！」

「孩子，你別這麼衝動！辛姆遜殺害你的父親，法律判他無罪；如果，你要殺害辛姆遜，法律將判定你為兇手！」

「法律並不公平，我不服信它，所以，我要用槍來糾正它的偏差！」

「孩子，你千萬別這麼蠻幹。人的法律可能有不公允之處，但，天主是公正的，他會作公正的裁判。」

「不，我也不相信天主的裁判。假如天主真的是公正的話，辛姆遜去阿拉斯加就不應該發大財，就不應該身體健康。」

「大衛！」神甫厲聲叫着，連忙伸手在胸前劃了一個十字。「大衛，你來跟我唸一串玫瑰經吧！」

大衛却頭也不轉地跑出教堂，在這個時候，誰也阻擋不了他。他想槍殺辛姆遜是在十年前，當他的父親被辛姆遜殺害的瞬間，他便萌下了報復的念頭。十年來，這念頭在他的內心已經根深蒂固，誰也無法消除它。

當他經過街道時，路旁的人都用異樣的目光注視着他，他怕他們也會像神甫一樣前來勸告他。他來到一個大果園，那裡遠離市區，平時很少人到來，十分清靜。他常常到這裡來，因為，在這裡，他不受任何的騷擾，可以靜靜的休息，可以靜靜的想。

他向果園中央的一棵高樹奔去。他熟識而輕捷地爬上樹幹，把身子靠在一株粗大的枝叢上，那枝叢像似一個吊牀，既穩定又舒適。

零七分，阿拉斯加來的船要五點多才進港，離他採取行動的時間還很長，他感到有些不耐煩。他放回了袋錶，從腰間拔出手槍來，他細心地檢視一番，在上面輕輕一吻，插回腰間。他把雙手交叉着，墊在腦後，這樣，他躺得更舒服了。他常常這麼躺着，有時，就這麼渡過整個下午。他輕輕地閉上眼睛，但，他並不想睡在臥室中，他憶起十年前那可怕的一幕：

那是一個夏日的午後，他正在家裡——一間破舊的小木屋，自己一個人在地上玩積木。

「孩子，你過來！」他的媽用微弱的聲音叫他。他連忙起身向媽的病牀跑過去。他的媽的臉色鐵青，冷汗像珠一般大顆地從她的前額爆出來，她用冰冷而發顫的手撫摸着他的頭髮，痛苦地說：

「孩子，媽恐怕不行了！」

「媽，」他不安地叫着：「不，你很好！」

「孩子，媽知道媽自己，」她的眼睛充溢着熱淚。

「不，孩子，不用找醫生。我們已經欠了他很多醫藥費了！」她露出一種絕望的目光。

「他憂傷地抓住她的手，叫着：「媽，我要你

，你不能不找醫生！」他說。

她沒有說話，儘是讓眼淚湧出眼眶，從雙頰

往臉孔的兩旁流下。半晌，她才說：「孩子，你去酒吧，把你的父親叫回來吧！我希望見他一面。」

「好的，媽！」他拔着脚步，奔出大門，飛快地向市中心區的皇宮酒吧跑去。

跑進了皇宮酒吧，他發覺裡面吵鬧一團，有一群人圍成一個圓圈，又吵又叫。他的爸和另一個人是在這圓圈的核心，那一個人，他認得他，名字叫辛姆遜。

他擠開人堆，向圓圈的核心衝去，一邊高聲叫着：「爸爸，爸爸！」

他的爸爸聽到他的叫聲，轉過頭來，看了他一眼，又繼續和辛姆遜議論。

他跑上前去，用力拉着爸的衣袖，懇切地叫道：「爸，趕快回去，媽病得要死了，她要看看你。」

「孩子，你說什麼？」他的爸停止和辛姆遜議論，吃驚地問他。

「爸，媽說要見你最後一面。」他重複着說。

「辛姆遜，我家裡女人有事，我……」他的爸解釋說。

「哈哈，女人的事有什麼緊要？」

「辛姆遜，我一去，馬上就回來。你在这兒逃！」

他的爸轉身就想跟他走，可是，辛姆遜却一把手抓住他的爸，叫着：「好，你居然想臨陣脫逃！」

「辛姆遜，我一去，馬上就回來。你在这兒好好地喝兩杯酒，算我請的客。」

辛姆遜突然朝着他的爸的下顎一拳打過去，人群齊叫着，遠遠地往後退。

他的爸伸出手摸一摸下巴，不去理辛姆遜，拉了兒子的手，繼續往外走。可是，辛姆遜從腰間拔出手槍來，「碰」地一槍，把他爸的帽子打了個洞，這下子，可把他爸激得生起氣來，拔出槍，朝辛姆遜的大腿開了一槍。

「碰！」辛姆遜又開槍了。

他聽見他的爹慘叫一聲，接着，身子轉了一轉，像一座山一般的倒了下來。

着，一連串地問：「他上了岸嗎，他現在在那兒？哪些人跟他在一起？」

會輸過你的。」辛姆遜說着，頓了一頓，又說：「這二十年來，我做過許多壞事，罪惡的重負壓

「爸爸呀！」他撲在他爸的身子上，可是，他的爸只是翻一翻眼，却沒有回答他。

「大衛，我不騙你。」歐文說：「辛姆遜已經上岸了，他住在我們酒吧樓上的旅店，他叫來找你，他說有話跟你談談。」

當人們抬着他的爹的屍體回家時，他的母親只剩下最後幾口氣了。她見到他爹的屍體，長嘆一聲，便撒手西歸了。

「大衛，我不騙你。」歐文說：「辛姆遜已經上岸了，他住在我們酒吧樓上的旅店，他叫我來找你，他說有話跟你談談。」
「他設下陷阱，要我去上當。」大衛冷笑了
一聲，「我才不去呢？」
「大衛，你應該現在馬上就去看他。再過半
個鐘頭，警長將派人來保護他了，你想接近他，
可不容易啦！」歐文說。

「我要報仇！我要親手殺死辛姆遜！」大衛咬緊牙筋，喃喃着。他的整個靈魂和全身的力量，全都集中在這兩句話上，所以，當他在喃喃自語時，渾身都在出力，他躺臥着的枝叢跟着大力地顫動，他幾乎滾下樹來。

派了人保護辛姆遜，那可麻煩了，他覺得不管如何還是馬上去冒冒險。於是，他跟歐文去了皇宮酒吧的樓上。

他睜眼睜眼，再沒有什麼的意思了。他縱身跳下樹來。

這可能是辛姆遜的陰謀，想出其不備，暗算他。他伸手往腰間去拔手槍，並不像打算要和他決鬥的樣子。他一想，這壞事還是先下手為強。

「阿拉斯加的船怎麼已經進了港？」他大感詫異。可是，剛才那兩聲氣笛聲明明是阿拉斯加來的火輪上發出來的。他什麼也不管了，提起脚步直向市區奔去。

凡事還是先下手爲強。他伸手往腰間去拔手槍，就在這一剎那間，門扉後跳出一個漢子來，一拳打中他的右手，他的槍掉在地下，他想去揀手槍，那漢子却用右腳用力地踏住。他知道自己中了辛姆遜的陷阱，只好知難而退，想轉身逃走，可是，那漢子却緊緊地揪住他，使他動彈不得。
「大衛，請過來，我想跟你談幾句話。」辛

到了碼頭，那邊一片雜亂，阿拉斯加來的郵輪果真下碇了。碼頭上的苦力正忙着搬運貨物。「糟了！辛姍遜說不定已經上岸了，這可麻煩啦！」他很傷腦筋，一時想不出主意來。

「大衛，我得先向你道歉，因為，我槍殺了你的父親。但是，我必須向你聲明，我說這話，並不是說我怕你，不是的，而是我由衷的話。你知道，我雖然臥病在牀，但是，我的槍法仍然不

可是桂珍沒有來。

看見了阿花，他就想起了桂珍，她會不會像阿花那麼看見人就笑，笑得那麼傻？啊，那討厭的金牙，那條粗大的辮子！

他沒敢開口問桂珍，他怕提到他和她的事。

晚上，他獨自睡在硬板床上，覺得很不舒服。雖然媽替他掛好蚊帳，點好了蚊香，討厭的蚊子還在周圍叫個不停。他想，這個地方太黑，太不合衛生了，以後還是搬到檳城去好。把媽和弟弟都帶了去，利牧師已經替他在檳城找到了一個教師的職位。

可是桂珍，要不要和她結婚呢？他想起那圓圓的黑臉，大大的眼睛。厚厚的嘴唇。她會不會像阿花那樣使他看見就討厭？也許不會的，以前的桂珍是沉默的，不喜歡說話的，他想。那麼，要不要和她結婚呢？可是，他所知道的，她什麼也不知道；她也許連澳洲在南半球還是北半球也不知道？

將來，他會有很多的同事和學生的，他會有很多朋友到他家裏坐，但他怎能讓他們知道他有一個只曉得寫自己名字的妻子？

他想着，覺得很煩。

忽然，房門開了，弟弟拿着油燈進來。他連忙坐起來，撥開了蚊帳。

「清哥，我想對你說一件事。」阿興把油燈放在桌上，坐在床邊吞吞吐吐的說。

「你不要難過，那是天意。」

「說啊，阿興，什麼事要那麼吞吞吐吐？」

「桂珍姐，她……」

「她今天沒來。」

「她死了。」

他吃了一驚，她死了！「什麼時候？什麼病？」

他緊張地問。

「醫生說是肺病，一個月以前死的。」

「肺病？為什麼沒聽她提過？」

「我們也不知道她生了這個病，只見她很瘦。」

，時常咳嗽。直到個多月前，她吐血，不到一個星期，就死了。——

他繼續想，為什麼她不寫信告訴我呢？

「她要我們別告訴你她病了的消息，恐怕你

掛念。」阿興說。想起了對他那麼好的桂珍、阿

興的眼淚就忍不住了，他不好意思地立起來，拿

了油燈：「媽要我告訴你不要傷心，那是天意。」

「說完了，他走了出去。

黑暗又臨到這個房間了，他歡迎它，因為它可以遮蓋他此刻羞愧萬分的臉孔。可是，黑暗沒有停止那羞愧的心跳動。

剛才，他要把她丟開，沒想到了她先丟開了

自己：剛才，他以得到她為恥，現在連這個機會也沒有了。

萬千的思潮在他腦子裏面漲漲退退，他知道

自己要想些什麼，他設法使自己鎮定一下。但不知

道怎的，小時各種的事又重現了。他努力要把

它們抹掉，可是那圓圓的黑臉，大大的眼睛，厚

的嘴唇却在他前後左右出現。

不遠，轉了一個彎就到了。

他在墳旁坐下來，覺得自己很傻，很傻。

夜 街

。陳 郁。

從一個晚會裡出來，我逐漸感到一種歡樂過後的冷寂。

我腳下的街道確是落寞。它是修長的、寬闊的，但我看不到什麼生物在它上面活動，路燈施它以冷冷的光。

於是，我想著脚步的出現，正如一個流落在荒島的人想望著在浩瀚大海找到帆影。忽然憶起幾年前的某個深夜。背景是異地裏的沉默的街道，我走到那邊，離開了我的友伴，因為一次人潮的衝擊，我迷路了。我焦急地走着，于是闖到了那無聲的街道。在那邊我停步了，如同墓場般的眼前的荒涼使我起了恐懼之感，我便有了今夜所有的想望。

但也有不同的。上次我不知道方向，不知道街道在那兒盡止，不知道將有怎麼樣的止盡。我於是猶豫了：往前走呢？或是不走？而今夜，我知道，我遇到第三條橫街的就該轉進去，

我加速步伐，那所在快到了，我還有什麼要求呢，在這夜的街上？

他痛苦地扯着頭髮，痛苦的力量現在大過了羞愧。他不瞭解自己的情感。從澳洲起飛的時候

，桂珍的影子就一直跟着飛過了海洋的上空，那

麼，他是深深地愛着她麼，他是真正的討厭她麼？

他問自己，腦海中充滿了問號。

他坐了整夜。

天有點兒亮，看看錶，六點多了，他下了床

，走到外面，他的弟弟正整理魚具，他走到他身

旁，問了幾句話，就獨自走了。

天還沒大亮，可是他認得這裏的路，墳場在

不遠，轉了一個彎就到了。

他站在一個新墳的面前，墳面的泥還是鬆鬆

的，墳頭上插着一塊小小的粗麻的石碑，他隱約

看見碑上面的名字，他永遠不會忘記的名字。

那是她會寫的三個字，但那有什麼關係呢？

她不知道澳洲在地球的那一半？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他在墳旁坐下來，覺得自己很傻，很傻。

· 生村 ·

捕魚記

假期到了，我收拾行李趕回蔬坡。坐在小渡輪上，往河面一望，我奇怪蔬河口靠近丹絨那面，竟有那麼多漁船在撒網。一個念頭忽然湧現在我的腦際：二姐夫是個漁夫，我何不也叫他到河口撒網，一面算是消遣；也許碰上好運，捉它幾條值錢魚兒。回家後，我去找二姐夫。他聽了我的話，說：「我前些天已經去撒過幾次網了，賣了幾十塊錢！假如是舅爺想去的話，明天就去；反正沒事兒，捉不了魚也沒關係！」

第二天早上，我還在睡夢中，姐夫的大兒子阿德便來找我了。

「到底不是捉魚的！」他一邊把我吵醒，一邊在挖苦我。

我趕忙盥洗一番，換了衣服，穿上皮鞋，想跟着他走。

「你是想到船上教書吧，幹嗎穿皮鞋？」阿德，又來取笑我了。

這小子到底是個高中生了，處處想開三舅爺的玩笑。我也隨口打趣着說：「可不是，昨兒晚上，海龍王已經發聘書給我，今天是走馬上任的日子呢！」

九點半鐘，我們到達姐夫家。那兒離河邊不遠，船是擋在對面小河口的一個停泊處。我問姐夫要不要帶甚麼東西。他說不用，東西已全弄妥在船上了。

船擋在淺泥灘上，水沒漲多高，我們得先把它推出水面，才可以出發。我自告奮勇，拉住一枝插在爛泥上、繩船纜用的粗竹竿，拼命的往前推，可是，船身却一動也不

動。不如到船內歇歇吧！」姐夫說。

「我柴都劈過，一隻船推不動，笑話！」我不服氣的說。

姐夫一說完，便和阿德拉住左邊另一根粗竹竿，用力的往前推；我也毫不放鬆的用力推動着。

「呀！」忽然船身移動了，往外直溜，我大聲喊將起來；所幸我及時放開拉住竹竿的雙手，不然準被拉下爛泥去了。

船浮上了水面，就可以開動「摩多」了。

「三舅爺，你拉開動『引擎』吧！」阿德似乎向我「挑戰」。

我爬進船艙後頭，「摩多」就裝在那兒。我才把一根繩子拿到手中，便楞住了。該怎麼拉法呢？「油門」怎麼放的？……真糟糕，弄了老半天，我還沒有把機器開動。

阿德從我手中拿去那根繩子，往「摩多」上一個小輪盤繞了一繞

，用力拉了幾下，「都都都……」機器開動了，我心想：「真行！」

「現在，水還沒漲滿，我們慢些時候才到河口去，先就在附近下網吧！」馬達的聲浪很吵雜，姐夫用左手放在嘴邊，提高嗓子對我說：

「三舅爺，你就坐在摩多旁邊，管着油門！」

「知道了！」我大聲回答。可是，知道什麼呢？于是我只得又提高嗓門，說：「姐夫，你先進來指

點給我知道吧！」

姐夫聽了我的話，爬進船內。

他指着摩多上一個「油門」給我看，他說：「上頭寫着『停，慢，快』這幾個字你應該認得，你就聽着我的吩咐，把上頭這根小東西隨時移動在某一個地方就行了！」

「我明白了！」我說。我心裏想，教育理論上說的「從做中學」實在有它的道理。這回我不是從實際生活中學到許多以前所不懂得的東西嗎？

「都都都……」一會兒，我們的船直往河心駛去。把舵的是阿德，看他那副神氣，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個老手呢！

「慢！」姐夫喊着，我立刻把那根小東西拉到「慢」字上，摩多的聲音隨着轉細，船也徐緩下來。

「停！」姐夫又喊着。我把那根小東西一拉，引擎聲即時停止，船身却像蝸牛般的繼續前進着。

「三舅爺，我教你掌舵，休息會兒，我和阿德下網！」姐夫對我說。

我心想，掌舵有什麼難，還需要學嗎？不過，我還是跟着他到船尾去。姐夫教好我掌舵的方法，然後離開我，去幫阿德整理漁網。

當他們在翻弄着漁網的當兒，我試着把變槳搖動，希望能使船身平穩的向前移動；可是，真使人失望，兩枝木槳完全不受我的指揮，整隻船竟是在那兒繞圈子，不肯前進。我急得滿頭大汗，姐夫他們却只顧理他們的漁網。最後，沒法子

我只好喊道：「姐夫，是怎麼搞的？」

「哈哈……他們都笑了，我却羞得滿臉通紅。」

「行行出狀元，我早說過，搖船也不是那麼簡單嘛！」姐夫說。三舅爺，千萬要小心，要不然海龍王可眞的要把你請去教書了呀！」阿德又取笑我了，我只是啞口無言。我拼命的划着槳，可是越用勁划，船也越轉得厲害，真把我弄得哭笑不得！

好在這時，姐夫已經把網弄妥，準備下網了，他吩咐我開動機器，阿德掌舵，這才給我解了圍。阿德握着槳，慢慢地划着，船兒便緩緩的向前移動了。姐夫半蹲在船舷，把網從舷邊滑下河裏，一張緊接着一張；網上頭的「浮筒」一個個的浮到水面上，我們一共撒了二十張網，「浮筒」長長的排列在河面上，拉成一個半圓形。

把漁網都撒下後，我們開始在船板上閑扯。姐夫告訴我許多關於海捕魚的事情，把我聽得出神。

大約過了二十分鐘，姐夫叫我掌舵，他和阿德準備收網。我覺得收網有趣，想和阿德調換工作，姐夫不肯答應，因為收網相當吃力，怕我很難應付得來；我因爲剛剛吃過虧，便不敢多言了。

姐夫和阿德各自拉着一邊，把漁網一張張的拉進船艙；網上的水，沿着船舷，流入河裏去了。

魚兒却一條也沒有，我心裏不禁一，看着漁網一張張被拉上船艙。

陣難過。我問：

「姐夫，已經拉上十幾張漁網了，怎麼連一條小魚也沒有呢？」

在撒網了。

「阿德，讓三舅爺搖船吧，你幫我先撒一回網。然後可以煮水泡

魚，浮在離船尾五六呎的網上，我喊着：

「姐夫，你看，那邊有一條很

大的死魚！」

「哦，哦，」姐夫順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他不回答我，只是緊

張的拉着網。

說：「你以爲捉魚像在路上拾石般容易，那麼我們早都成大富了！」「喏，一條……兩條……下邊還有……」正當我們在說着，阿德喊了起來。

「又有了，又有了！」我指着網中的魚兒。

當漁網被拉上船舷時，我伸手想去把魚兒捉下來，姐夫却連忙用手阻止我，說：「這幾條都是『成魚』，有刺，還是讓我來吧！」

好險呀！我此刻才知道解魚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一回事；剛才要不是姐夫阻止我，我怕此刻手已經變得紅腫、疼痛了！

這次上網，雖然只捉得幾條小魚，可也把我這個大孩子樂得吹起口哨來！

接着，我們在原先的地方再撒了好幾次網，可是除了再捉得幾尾小魚外，便什麼也沒有。最倒霉的是有一次我們上網時，漁網很沉重，我們以為捉到了大魚；那裏知道是有一棵滿是污泥的「小海樹」。

這時，已將近十二點，河水也漲得差不多了，我們便開動摩多，把船向着蘆河口丹絨那面駛去。

最後一次，當姐夫在拉網的時候，休息片刻，我們又撒了幾次網，捉到了幾隻漁船。

在船上用餐，在我還是第一回來，再等會兒上網，可能會捉到更多的魚！」姐夫望着船板上的魚，提高惋惜的說。

在船上用餐，在我還是第一回來，覺得蠻有趣味的。吃完後，姐夫把碗在河裏隨便一洗，就放進船艙裏；這要給都市的少爺小姐看了，不知要作何感想？

「歸心似箭」了。阿德把摩多一拉，「都都都……」，我們開始凱旋榮歸。

「阿德，讓三舅爺搖船吧，你幫我先撒一回網。然後可以煮水泡

魚，浮在離船尾五六呎的網上，我喊着：

「姐夫，你看，那邊有一條很

大的死魚！」

「哦，哦，」姐夫順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他不回答我，只是緊

張的拉着網。

說：「你以爲捉魚像在路上拾石般容易，那麼我們早都成大富了！」

「喏，一條……兩條……下邊還有……」正當我們在說着，阿德喊了起來。

「又有了，又有了！」我指着網中的魚兒。

當漁網被拉上船舷時，我伸手想去把魚兒捉下來，姐夫却連忙用手阻止我，說：「這幾條都是『成魚』，有刺，還是讓我來吧！」

好險呀！我此刻才知道解魚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一回事；剛才要不是姐夫阻止我，我怕此刻手已經變得紅腫、疼痛了！

這次上網，雖然只捉得幾條小魚，可也把我這個大孩子樂得吹起口哨來！

接着，我們在原先的地方再撒了好幾次網，可是除了再捉得幾尾小魚外，便什麼也沒有。最倒霉的是有一次我們上網時，漁網很沉重，我們以為捉到了大魚；那裏知道是有一棵滿是污泥的「小海樹」。

這時，已將近十二點，河水也漲得差不多了，我們便開動摩多，把船向着蘆河口丹絨那面駛去。

最後一次，當姐夫在拉網的時候，休息片刻，我們又撒了幾次網，捉到了幾隻漁船。

在船上用餐，在我還是第一回來，覺得蠻有趣味的。吃完後，姐夫把碗在河裏隨便一洗，就放進船艙裏；這要給都市的少爺小姐看了，不知要作何感想？

「歸心似箭」了。阿德把摩多一拉，「都都都……」，我們開始凱旋榮歸。

「阿德，讓三舅爺搖船吧，你幫我先撒一回網。然後可以煮水泡

魚，浮在離船尾五六呎的網上，我喊着：

「姐夫，你看，那邊有一條很

大的死魚！」

「哦，哦，」姐夫順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他不回答我，只是緊

張的拉着網。

說：「你以爲捉魚像在路上拾石般容易，那麼我們早都成大富了！」

「喏，一條……兩條……下邊還有……」正當我們在說着，阿德喊了起來。

「又有了，又有了！」我指着網中的魚兒。

當漁網被拉上船舷時，我伸手想去把魚兒捉下來，姐夫却連忙用手阻止我，說：「這幾條都是『成魚』，有刺，還是讓我來吧！」

好險呀！我此刻才知道解魚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一回事；剛才要不是姐夫阻止我，我怕此刻手已經變得紅腫、疼痛了！

這次上網，雖然只捉得幾條小魚，可也把我這個大孩子樂得吹起口哨來！

接着，我們在原先的地方再撒了好幾次網，可是除了再捉得幾尾小魚外，便什麼也沒有。最倒霉的是有一次我們上網時，漁網很沉重，我們以為捉到了大魚；那裏知道是有一棵滿是污泥的「小海樹」。

這時，已將近十二點，河水也漲得差不多了，我們便開動摩多，把船向着蘆河口丹絨那面駛去。

最後一次，當姐夫在拉網的時候，休息片刻，我們又撒了幾次網，捉到了幾隻漁船。

在船上用餐，在我還是第一回來，覺得蠻有趣味的。吃完後，姐夫把碗在河裏隨便一洗，就放進船艙裏；這要給都市的少爺小姐看了，不知要作何感想？

「歸心似箭」了。阿德把摩多一拉，「都都都……」，我們開始凱旋榮歸。

「阿德，讓三舅爺搖船吧，你幫我先撒一回網。然後可以煮水泡

魚，浮在離船尾五六呎的網上，我喊着：

「姐夫，你看，那邊有一條很

大的死魚！」

「哦，哦，」姐夫順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他不回答我，只是緊

張的拉着網。

說：「你以爲捉魚像在路上拾石般容易，那麼我們早都成大富了！」

「喏，一條……兩條……下邊還有……」正當我們在說着，阿德喊了起來。

「又有了，又有了！」我指着網中的魚兒。

當漁網被拉上船舷時，我伸手想去把魚兒捉下來，姐夫却連忙用手阻止我，說：「這幾條都是『成魚』，有刺，還是讓我來吧！」

好險呀！我此刻才知道解魚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一回事；剛才要不是姐夫阻止我，我怕此刻手已經變得紅腫、疼痛了！

這次上網，雖然只捉得幾條小魚，可也把我這個大孩子樂得吹起口哨來！

接着，我們在原先的地方再撒了好幾次網，可是除了再捉得幾尾小魚外，便什麼也沒有。最倒霉的是有一次我們上網時，漁網很沉重，我們以為捉到了大魚；那裏知道是有一棵滿是污泥的「小海樹」。

這時，已將近十二點，河水也漲得差不多了，我們便開動摩多，把船向着蘆河口丹絨那面駛去。

最後一次，當姐夫在拉網的時候，休息片刻，我們又撒了幾次網，捉到了幾隻漁船。

在船上用餐，在我還是第一回來，覺得蠻有趣味的。吃完後，姐夫把碗在河裏隨便一洗，就放進船艙裏；這要給都市的少爺小姐看了，不知要作何感想？

「歸心似箭」了。阿德把摩多一拉，「都都都……」，我們開始凱旋榮歸。

「阿德，讓三舅爺搖船吧，你幫我先撒一回網。然後可以煮水泡

魚，浮在離船尾五六呎的網上，我喊着：

「姐夫，你看，那邊有一條很

大的死魚！」

「哦，哦，」姐夫順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他不回答我，只是緊

張的拉着網。

說：「你以爲捉魚像在路上拾石般容易，那麼我們早都成大富了！」

「喏，一條……兩條……下邊還有……」正當我們在說着，阿德喊了起來。

「又有了，又有了！」我指着網中的魚兒。

當漁網被拉上船舷時，我伸手想去把魚兒捉下來，姐夫却連忙用手阻止我，說：「這幾條都是『成魚』，有刺，還是讓我來吧！」

好險呀！我此刻才知道解魚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一回事；剛才要不是姐夫阻止我，我怕此刻手已經變得紅腫、疼痛了！

這次上網，雖然只捉得幾條小魚，可也把我這個大孩子樂得吹起口哨來！

接着，我們在原先的地方再撒了好幾次網，可是除了再捉得幾尾小魚外，便什麼也沒有。最倒霉的是有一次我們上網時，漁網很沉重，我們以為捉到了大魚；那裏知道是有一棵滿是污泥的「小海樹」。

這時，已將近十二點，河水也漲得差不多了，我們便開動摩多，把船向着蘆河口丹絨那面駛去。

最後一次，當姐夫在拉網的時候，休息片刻，我們又撒了幾次網，捉到了幾隻漁船。

在船上用餐，在我還是第一回來，覺得蠻有趣味的。吃完後，姐夫把碗在河裏隨便一洗，就放進船艙裏；這要給都市的少爺小姐看了，不知要作何感想？

「歸心似箭」了。阿德把摩多一拉，「都都都……」，我們開始凱旋榮歸。

「阿德，讓三舅爺搖船吧，你幫我先撒一回網。然後可以煮水泡

魚，浮在離船尾五六呎的網上，我喊着：

「姐夫，你看，那邊有一條很

大的死魚！」

「哦，哦，」姐夫順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他不回答我，只是緊

張的拉着網。

說：「你以爲捉魚像在路上拾石般容易，那麼我們早都成大富了！」

「喏，一條……兩條……下邊還有……」正當我們在說着，阿德喊了起來。

「又有了，又有了！」我指着網中的魚兒。

當漁網被拉上船舷時，我伸手想去把魚兒捉下來，姐夫却連忙用手阻止我，說：「這幾條都是『成魚』，有刺，還是讓我來吧！」

好險呀！我此刻才知道解魚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一回事；剛才要不是姐夫阻止我，我怕此刻手已經變得紅腫、疼痛了！

這次上網，雖然只捉得幾條小魚，可也把我這個大孩子樂得吹起口哨來！

接着，我們在原先的地方再撒了好幾次網，可是除了再捉得幾尾小魚外，便什麼也沒有。最倒霉的是有一次我們上網時，漁網很沉重，我們以為捉到了大魚；那裏知道是有一棵滿是污泥的「小海樹」。

這時，已將近十二點，河水也漲得差不多了，我們便開動摩多，把船向着蘆河口丹絨那面駛去。

最後一次，當姐夫在拉網的時候，休息片刻，我們又撒了幾次網，捉到了幾隻漁船。

在船上用餐，在我還是第一回來，覺得蠻有趣味的。吃完後，姐夫把碗在河裏隨便一洗，就放進船艙裏；這要給都市的少爺小姐看了，不知要作何感想？

「歸心似箭」了。阿德把摩多一拉，「都都都……」，我們開始凱旋榮歸。

「阿德，讓三舅爺搖船吧，你幫我先撒一回網。然後可以煮水泡

魚，浮在離船尾五六呎的網上，我喊着：

「姐夫，你看，那邊有一條很

大的死魚！」

「哦，哦，」姐夫順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他不回答我，只是緊

張的拉着網。

說：「你以爲捉魚像在路上拾石般容易，那麼我們早都成大富了！」

「喏，一條……兩條……下邊還有……」正當我們在說着，阿德喊了起來。

「又有了，又有了！」我指着網中的魚兒。

當漁網被拉上船舷時，我伸手想去把魚兒捉下來，姐夫却連忙用手阻止我，說：「這幾條都是『成魚』，有刺，還是讓我來吧！」

好險呀！我此刻才知道解魚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一回事；剛才要不是姐夫阻止我，我怕此刻手已經變得紅腫、疼痛了！

這次上網，雖然只捉得幾條小魚，可也把我這個大孩子樂得吹起口哨來！

接着，我們在原先的地方再撒了好幾次網，可是除了再捉得幾尾小魚外，便什麼也沒有。最倒霉的是有一次我們上網時，漁網很沉重，我們以為捉到了大魚；那裏知道是有一棵滿是污泥的「小海樹」。

這時，已將近十二點，河水也漲得差不多了，我們便開動摩多，把船向着蘆河口丹絨那面駛去。

最後一次，當姐夫在拉網的時候，休息片刻，我們又撒了幾次網，捉到了幾隻漁船。

在船上用餐，在我還是第一回來，覺得蠻有趣味的。吃完後，姐夫把碗在河裏隨便一洗，就放進船艙裏；這要給都市的少爺小姐看了，不知要作何感想？

「歸心似箭」了。阿德把摩多一拉，「都都都……」，我們開始凱旋榮歸。

「阿德，讓三舅爺搖船吧，你幫我先撒一回網。然後可以煮水泡

魚，浮在離船尾五六呎的網上，我喊着：

「姐夫，你看，那邊有一條很

大的死魚！」

「哦，哦，」姐夫順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他不回答我，只是緊

張的拉着網。

說：「你以爲捉魚像在路上拾石般容易，那麼我們早都成大富了！」

「喏，一條……兩條……下邊還有……」正當我們在說着，阿德喊了起來。

「又有了，又有了！」我指着網中的魚兒。

當漁網被拉上船舷時，我伸手想去把魚兒捉下來，姐夫却連忙用手阻止我，說：「這幾條都是『成魚』，有刺，還是讓我來吧！」

好险呀！我這時才透了一口氣，說：「這條『死魚』，至少值得十幾塊錢，——三舅爺，全託你的福！」姐夫高興得甚麼似的；而我此刻才明白，那條大魚是因爲在河裏掙扎得太久了，才像死的一般浮在網上，一點氣力也沒有，給我們逮上來了。

「魚干阿巴？」（甚麼魚？）魚干阿巴？岸上幾個垂釣的馬來人，看見我們捉到這麼一條大魚，提高嗓門，嚷着問。

「『雙牙』！」姐夫也拉長喉嚨用潮州話回答他們。我聽了忍不住放聲大笑。

「捉了這麼一條大魚，我們都『歸心似箭』了。阿德把摩多一拉，「都都都……」，我們開始凱旋榮歸。

「阿德，讓三舅爺搖船吧，你幫我先撒一回網。然後可以煮水泡

魚，浮在離船尾五六呎的網上，我喊着：

「姐夫，你看，那邊有一條很

大的死魚！」

「哦，哦，」姐夫順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他不回答我，只是緊

張的拉着網。

說：「你以爲捉魚像在路上拾石般容易，那麼我們早都成大富了！」

「喏，一條……兩條……下邊還有……」正當我們在說着，阿德喊了起來。

「又有了，又有了！」我指着網中的魚兒。

當漁網被拉上船舷時，我伸手想去把魚兒捉下來，姐夫却連忙用手阻止我，說：「這幾條都是『成魚』，有刺，還是讓我來吧！」

好险呀！我這時才透了一口氣，說：「這條『死魚』，至少值得十幾塊錢，——三舅爺，全託你的福！」姐夫高興得甚麼似的；而我此刻才明白，那條大魚是因爲在河裏掙扎得太久了，才像死的一般浮在網上，一點氣力也沒有，給我們逮上來了。

「魚干阿巴？」（甚麼魚？）魚干阿巴？岸上幾個垂釣的馬來人，看見我們捉到這麼一條大魚，提高嗓門，嚷着問。

「『雙牙』！」姐夫也拉長喉嚨用潮州話回答他們。我聽了忍不住放聲大笑。

「捉了這麼一條大魚，我們都『歸心似箭』了。阿德把摩多一拉，「都都都……」，我們開始凱旋榮歸。

「阿德，讓三舅爺搖船吧，你幫我先撒一回網。然後可以煮水泡

魚，浮在離船尾五六呎的網上，我喊着：

「姐夫，你看，那邊有一條很

大的死魚！」

「哦，哦，」姐夫順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他不回答我，只是緊

張的拉着網。

說：「你以爲捉魚像在路上拾石般容易，那麼我們早都成大富了！」

「喏，一條……兩條……下邊還有……」正當我們在說着，阿德喊了起來。

「又有了，又有了！」我指着網中的魚兒。

當漁網被拉上船舷時，我伸手想去把魚兒捉下來，姐夫却連忙用手阻止我，說：「這幾條都是『成魚』，有刺，還是讓我來吧！」

好险呀！我這時才透了一口氣，說：「這條『死魚』，至少值得十幾塊錢，——三舅爺，全託你的福！」姐夫高興得甚麼似的；而我此刻才明白，那條大魚是因爲在河裏掙扎得太久了，才像死的一般浮在網上，一點氣力也沒有，給我們逮上來了。

「魚干阿巴？」（甚麼魚？）魚干阿巴？岸上幾個垂釣的馬來人，看見我們捉到這麼一條大魚，提高嗓門，嚷着問。

「『雙牙』！」姐夫也拉長喉嚨用潮州話回答他們。我聽了忍不住放聲大笑。

「捉了這麼一條大魚，我們都『歸心似箭』了。阿德把摩多一拉，「都都都……」，我們開始凱旋榮歸。

「阿德，讓三舅爺搖船吧，你幫我先撒一回網。然後可以煮水泡

魚，浮在離船尾五六呎的網上，我喊着：

「姐夫，你看，那邊有一條很

大的死魚！」

「哦，哦，」姐夫順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他不回答我，只是緊

張的拉着網。

說：「你以爲捉魚像在路上拾石般容易，那麼我們早都成大富了！」

「喏，一條……兩條……下邊還有……」正當我們在說着，阿德喊了起來。

「又有了，又有了！」我指着網中的魚兒。

當漁網被拉上船舷時，我伸手想去把魚兒捉下來，姐夫却連忙用手阻止我，說：「這幾條都是『成魚』，有刺，還是讓我來吧！」

好险呀！我這時才透了一口氣，說：「這條『死魚』，至少值得十幾塊錢，——三舅爺，全託你的福！」姐夫高興得甚麼似的；而我此刻才明白，那條大魚是因爲在河裏掙扎得太久了，才像死的一般浮在網上，一點氣力也沒有，給我們逮上來了。

「魚干阿巴？」（甚麼魚？）魚干阿巴？岸上幾個垂釣的馬來人，看見我們捉到這麼一條大魚，提高嗓門，嚷着問。

「『雙牙』！」姐夫也拉長喉嚨用潮州話回答他們。我聽了忍不住放聲大笑。

「捉了這麼一條大魚，我們都『歸心似箭』了。阿德把摩多一拉，「都都都……」，我們開始凱旋榮歸。

「阿德，讓三舅爺搖船吧，你幫我先撒一回網。然後可以煮水泡

魚，浮在離船尾五六呎的網上，我喊着：

荒原

T.S. Eliot 作
維廉譯

喚，月色溶溶照在樸爾特夫人身上
和她女兒的身上
她們用蘇打水浸洗她們的腳
啊，孩童們的聲音正在台上歌唱！

嗤嗤嗤嗤、
咄咄咄咄、
如此粗暴地壓迫着。

特呂王

不真實的城市

在一個冬天下午的黃褐色薄霧下

尤簡尼特先生，西美亞娜港的那個商人③

滿頰未刮的鬍子和滿袋的葡萄干

○倫敦，和見票即付的票據，④

他用庸俗的法國話邀請我

卡農街酒店吃午飯

然後再到倫敦城郊外渡週末。⑤

我是在會坐在西比斯城牆下面

徘徊於最卑賤的死者羣中的。

（而我提里斯亞也會嗜過這一般滋味

曾在同樣的沙發或床上扮演；

我是會坐在西比斯城牆下面

在紫色的時分，當一些眼睛和背

從辦公桌上翻起，當機械人體等待

一如計程汽車喘息地等待着，

我，提里斯亞，雖已瞎了眼在兩個生命間喘

息的人，

胸部又乾皴如一般老婦，在紫色的時分，在爭先恐後回家

和水手從大海歸來的黃昏，我仍可看見

那打字員抵家吃飯，清理早餐的殘皿，點着火爐，把罐中的食物辦置好。

窗外危險地展掛着

她那漸乾的襯裙為殘陽最後的光線觸撫着

在沙發上（晚上就是她的床）堆疊着

絲襪，拖鞋，胸兜和緊身裙。

我，提里斯亞，乳頭已乾皴的老人

目睹這一幕來給你們預告下文種種——

河邊的帳蓬破了：樹葉最後的手指
抓着濡濕的岸邊然後沉下去。風
颶過褐色的地土無人聽見。那些女神一一去了。
美妙的泰晤士輕輕流吧，直至我唱完我的歌。①
河面沒有負載着空瓶子，三文治紙巾，
絲手帕，硬紙盒，香烟屁股
或其他夏夜的證物。那些女神們一一去了。而她們的朋友，城中董事們遊手好閒的繼承人，一一去了，沒有地址留下。

在利曼水畔，我坐下飲泣……
美妙的泰晤士，輕輕流吧，直至我唱完我的歌。
美妙的泰晤士，輕輕流吧，我要說的不會高聲也。
但從我背後的一陣冷風裏我聽見
骨頭作響，咯咯的聲音從耳朵四周擴散。
一隻老鼠輕輕地爬過菜園
拖着黏滑的肚皮在岸上

那時候我正好在陰暗的水渠邊垂釣
一個冬日的黃昏在煤氣廠後
沉思着我的兄弟國王的沉船遇難
和我父親國王早喪的死亡。
裸裎於低濕地土的白色的肉體
和散失在一角低乾的小樓的白骨

它們只為老鼠的腳所弄響，而年復一年。
可是在我的背後一次又一次我聽見
號筒和摩托的響聲，在春天時將要
把斯溫尼帶到樸爾特夫人那裏。②

一間小代理商的職員，一隻大胆的眼
一隻下流，他的信心安穩一如

絲絨帽之在百利福富翁的頭上。

現在是吉利的時候，他猜想，

她已吃过飯正是百無聊賴，

他向她從事愛撫的行動

這如非所欲亦非如何了不起，

摸索的雙手並未碰到抵抗；

她的虛榮並不需任何反應，

對冷漠的態度他倒很歡迎。

（而我提里斯亞也會嗜過這一般滋味

曾在同樣的沙發或床上扮演；

我是會坐在西比斯城牆下面

徘徊於最卑賤的死者羣中的。）

他親她一個最後惠顧的吻，

然後摸索他的路，發現樓梯沒有燈光……

「這音樂爬過我身邊，偷到海洋上。」
沿着河濱馬路，上維多利亞皇后道
泰晤士下街一間酒吧旁邊
一個曼陀鈴柔和的幽咽，
和漁人們午間消遙其中的

殉道大教堂的四壁放開

却始終有人在你身旁

包着褐黃的披風滑走 裏着衣①

使我無法辨認是男還是女

——但跟你另一旁的又是誰呀？

響澈高空的是甚麼聲音

那些裹着衣的遊民是甚麼人·蜂湧

過無盡的野原，在伸及地平線之環的

垂倒的塔

一片龜裂土上東碎西倒

高越羣山的是甚麼城市

爆裂重建與明滅於紫色的大氣中

不真實的

一個婦人緊曳起長長黑黑的頭髮

撫弄琴弦彈着低沉的音樂

蝙蝠如嬰孩的臉兒在紫光中

哨叫和拍翼

俯身爬下直下一轉黑了的牆

而倒置於空中的塔樓

敲響着追憶的報時鐘聲

空空的水槽和乾的井中唱出一些聲音

來。

然後雷聲說

達香②：我們獻出過甚麼？

我的朋友呀 血搖憾着我的心，

藉着一刻凜然屈服的果敢

謹慎之年所不能撤收的堅勇

靠着這 惟有這 我們生存着

亦不在慈祥的蜘蛛為我們編織的記

亦不在瘦律師拆開的封印之下

或在我們空的房間之中

達也德梵③：我聽到門匙

在門裏轉動了一次而只轉一次

我想着門匙，每人在牢房中

想着門匙 每人認可一個牢房

只在夜漸垂的時候。浮游的流言

會一度再生一個破碎的哥里奧蘭奴

達姆雅香④：船興奮地

回應着熟練帆槳的手

海曾是平靜的 你的心如被邀請

服從地跳動也興奮地

回應着那操縱的手

我坐在岸邊

垂釣 背後一帶乾燥的原野

我在顛亂的墳上，在教堂的周圍

是那空虛的教堂，現在只是風的家

只有一隻雞站在屋樑上

讓我重歸存在

彭邦楨

復頓落昏昏 半個冷冷清清的月亮擷取

寂寞 頓足復頓足 今夜我要有一塊淨土

劃一個圓心 其中有些像 其中有物

頓落一身冰雪 且有一汪噴泉 我在其中

午間的陽光，黃昏的暮景

寂寞 頓足復頓足 頓落一身重量

劃一個圓心 其中有些像 其中有物

頓落一身憂戚 復頓落昨日的破碎

讓我重歸存在 讓我清醒

我何時能變一隻燕子，喚燕子燕子

我是破塔樓的亞基塔的王子

我已剪下這些片斷來支持我的殘垣

那麼為何我要適應你 希亞朗尼摩

又瘋了，達也德梵。達姆雅香。

註 檳安蒂 檳安蒂 檳安蒂

1. 史賓莎「婚前頌」美妙之泰晤士

和二十世紀醜惡的泰晤士如何

3.2. 樸爾特夫人 另一下流地方。

尤簡尼特（第一部中紙牌上的眇

一目的商人）象徵先知的崇高

地位的低降。

4.C.I.F. 商業名詞

字首，意是包括運費、保險費

在內的價格 一般譯為「起岸

價格」。

5. 倫敦郊外渡週末：同性戀行為。

6. 着衣的人；耶穌復活的故事。

但耶穌真的復活了嗎？他裹着

衣我們無法看見。

7. 達香：奉獻（出自吠陀經發展出

來之Upanishads 翻）

8. 達也德梵：同情（同右）

9. 達姆雅香：克己（同右）

10. 謹安帝（Shanthi）：超過瞭解

的絕對和平。（同右）

（續完）

出版者：

馬來亞服務公司

電話：五九五八〇

No.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八〇一六一六

702, 7th Fl., Y. L. Lee Building

Mountbatten Road, K. L.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本售：每冊助幣三一角

訂閱：全年助幣一元七角

集結在遠遠的喜瑪梵山頭

河巴竭盡，瘦弱的葉子

在電光一閃。然後一陣濕風

帶來雨

嚙嚙待着雨，一方面黑雲

集結在遠遠的喜瑪梵山頭

巴竭盡，瘦弱的葉子

復頓落池池 今夜我要有一隻藍管

復把一天閃閃的繁星

第一期四〇六月六一九一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那些裹着衣的遊民是甚麼人·蜂湧

響澈高空的是甚麼聲音

那些裏着衣的遊民是甚麼人·蜂湧

響澈高空的是甚麼聲音

那些裹着衣的遊民是甚麼人·蜂湧

響澈高空的是甚麼聲音